

編者的話

今日(8月15日)是日本戰敗投降日,自1937年7月7日「盧溝橋事變」到1945年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間,日本侵略者在中國製造南京大屠殺、重慶大爆炸等多宗慘案,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慘遭殺戮。其間強擄近4萬名中國人到日本本土充作廉價勞動力,其中僅河北就有2萬名。這些擄日勞工生存環境之差,受虐程度之深世所罕見,令人髮指。70年過去了,日本人對於這段歷史依然試圖掩蓋,妄圖減輕罪責。「八一五」前,本報記者走訪河北目前還在世的為數不多的倖存者,推出一連三期「擄日華工血淚控訴」系列專題,通過他們的自述,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罪惡累累、不容抵賴的歷史醜行,喚起國際社會及各界民眾更多關注。

擄日華工 三之一 血淚控訴

在二戰侵華日軍的種種暴行中,日本違反國際法,強迫戰俘、平民勞動這一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很少被人知道。這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投降前銷毀了大量的檔案資料,另一方面則因戰後由於種種因素,這一問題沒有被認真解決。事實上,日本的礦山、碼頭、工地上灑滿了中國人的血淚。中國勞工在日本國內受盡折磨和摧殘,許多人被殘忍虐殺,就全中國來看,河北受到的傷害最為嚴重,被強擄的人數最多。身處異鄉的擄日華工因不堪壓榨,起來反抗。

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帆



日偽軍抓壯丁。河北辦傳真



我叫高連蔭,1924年生,河北無極縣城關鎮高家莊人。1944年6月29日早晨,由於叛徒告密,我被日偽憲兵隊抓獲,後被押到無極縣城內的日偽憲兵隊。在那裡我三次死裡逃生。整整21天,他們用棒打、灌涼水、電刑折磨我,想讓我說出誰是「八路」(八路軍,解放軍前身),我始終沒有出賣同志,後來就把我押到了石門(即今石家莊市)。

衣不遮體 食不果腹

到達石門後,先被押到了日軍的東兵營,我在那裡目睹了日軍殺害了4個人,後來我又被押到了南兵營。

在南兵營我們被照相、消毒、編隊。在集中營裡,我們衣不遮體食不果腹,缺醫少藥,日本人稍微看不順眼就會打人,常有人被打死,就算是生病也被強迫勞動。

逃亡喪命 屍骨遍地

南兵營被稱為「人間地獄」,每天都有死人往外抬,日本人用膠皮車,每天都要往外拉四五車死人,正如同胞們流傳的:南兵營是災難營,遍地都是死人坑,活人死人一個樣,屍骨遍野裸體紅,鷹犬烏鴉爭相食,到處都是血淚聲。

後來,我們有200多人坐上「悶罐車」被日本人押往天津塘沽,有天晚上,聽見有人說:「我們跑吧!」出去後,小日本就開了槍,我就又跑回去躺下了,第二天發現有五六個人被打死了,日本人將他們的屍體掛到了鐵絲網上;還有兩個人被抓住了,日本人用皮鞭把他倆打

得死去活來。

終日工作 慘遭辱罵

又過了四五天,我們被押上了名為「青津丸號」的日本船,船上還有從中國掠奪的資源。在海上,一個衡水同胞就說:「我是中國人,就是死也死在中國」,後來就跳了海。

在海上漂泊了八天八夜到了日本大阪市,我們被消毒押上小船送到了大阪船舶株式會社,從此開始了做裝卸輪船的勞工生活。

在大阪船舶株式會社水旱碼頭303星勞務科,我們200多人被編為一個大隊,什麼時候幹完活才讓休息,有時候甚至24小時不間斷,我們吃不飽穿不暖,吃的是橡子麵,喝的是涼水,經常餓得頭暈目眩,日本看守非打即罵,經常罵我們「苦啦!八格!槍格老!」(日語音譯,意為苦力、混蛋、清國佬)

客死異鄉 未獲補償

出於對日本人的恨,我們在工作中經常製造破壞,比如弄丟螺絲,故意把掠奪自中國的銀元等值錢貨物倒到海裡等等,亦有同胞被毒打並關進木籠五六個月,但是反抗從未停止過。

到日本投降,我們已苦熬了18個月,同去的同胞有47個死在了日本,日本人沒有給我們任何補償,後來我們坐船回國,聽說在北洋大學發補助路費,後來發現國民黨在徵兵,我就跑了,回到家裡,眼前一片淒涼,父母為了救我變賣了所有家產,妻子也離我而去。

小資料

3.4萬擄日勞工 二成喪生

二戰後期,日本侵略者為了彌補本土勞動力的不足,強擄近34,282名中國勞工,他們被押解到日本國內35家公司的135個礦業所。勞工幾乎遍布全日本,其中三井、三菱財閥奴役的中國勞工最多。據統計,中國勞工平均5個人就有1人被奪去了生命。這些中國勞工中,有的

是國民黨部隊的俘虜,有的是抗日軍民,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平民,他們或被抓或被騙,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工資,有的再也沒能回到祖國,有的落下一身殘疾。日本戰敗投降後,這些受盡苦難的勞工倖存者背着遇難老鄉的骨灰回到家鄉,卻發現妻離子散,家破人亡。

66日本鬼子罪大惡極,肯定在中國沒幹好事,第一個就得打死他。99 河北新樂市老人李鐵錘

不堪壓榨 異鄉暴動

身處異鄉的中國勞工,在語言不通,地理不熟的情況下,面對兇殘暴虐的壓榨和迫害,進行了一次次的反抗和鬥爭。根據日本《外務省報告書》記載:二戰時因「反日陰謀」被檢舉的事件涉及17個事務所,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花崗暴動。

花崗暴動 失敗告終

花崗暴動的主體和領導者是從石家莊、洛陽、北平等地集中營押去的中國戰俘。戰時日本鹿島公司分三批從中國強擄986名勞工,到日本秋田縣花崗町去做土木工程。嚴酷的生存條件,非人的奴役虐待,使第一批勞工死亡近半。中國勞工忍無可忍,於1945年6月30日午夜舉行暴動,殺死4名罪大惡極的日本監工和一名為虎作倀的漢奸,隨後逃到附近的山上。日寇糾集2萬多名軍警和保安隊員進行了嚴酷鎮壓,暴動隨之失敗。日寇對抓回來的人進行了刑訊逼供,強迫他們跪在碎石地上,三天三夜不給水喝,有418名勞工被折磨致死,陳屍廣場。暴動組織者耿諤等13人被日本判處死刑、有期徒刑等。

暴動骨幹 哭憶當年

記者在中國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秘書長魯堂鎖的帶領下,來到了河北省新樂市化皮村的李鐵錘老人家。李老是花崗暴動的骨幹成員,第一個打死了日本人。今年92歲的他精神抖擻,身體硬朗,每天還要喝二兩自己泡的藥酒。

李老談及這段經歷的時候,難掩激動之情,他哭着說,自己是幸運的,常常想念遇難的結拜兄弟們。

他回憶說,因為不堪日本人的折磨,耿諤就找到他要一起暴動,自己二話沒說就答應了。他們的計劃是,打死看守,逃到海邊乘船繞道朝鮮回到祖國,如果奪船不成就在海邊集體自殺。

暴動中,李鐵錘用鐵鎚鎊死一個一條腿的傷殘退伍兵看守,李鐵錘說,這種人罪大惡極,肯定在中國沒幹好事,第一個就得打死他。還有一個看守奪門要跑,也被自己用鐵鎚勾回來打死。因為組織不嚴,人心比較慌,打死了四五個看守後日本人就拉響了警報,只好跑到山裡。

曾娶日妻 最終回國

被俘後,李鐵錘受盡折磨,被判無期徒刑。緊接着日本就投降了,李鐵錘作為證人,被安排到中華民國駐日本的代表團工作,也就是相當於大使館的警衛兵。

戰後的日本,也是缺衣少穿,穿軍裝英姿颯爽的李鐵錘引起了很多日本女人的愛慕,他還娶了個日本老婆,生了一個兒子。

1948年,他押着兩個日本戰犯回到南京,因為思念老母親,就回到了家,母親說什麼也不讓他走了,給他又從新娶了媳婦兒。

幾十年後,李鐵錘赴日本尋求賠償,他的日本兒子也去找過他,因為兒子不承認日本侵華的歷史,李鐵錘說,我不認這個兒子。



石家莊集中營遇難同胞紀念碑。何天義 提供



抗戰時期被日寇掃蕩後的農村。河北辦傳真

萬人坑:一天死三百 渾身血與糞

在1938年至1945年間,日軍在河北石門設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大兵營,其中南兵營關押過約五萬人,約兩萬人被折磨致死,扔進了萬人坑。

記者看到了1951年《石家莊日報》上刊登的有關萬人坑的報道。報道說,看墳人李小可夫婦回憶說:「鬼子殺我們的人海(多)了。一年365天,那天不死幾十口。那年冬天天下大雪,活活凍死好些人,平常都是太陽落了往地裡拉,這回太陽老高就拉了,一車裝30個,四個人拉,拉了三

趟,咕咚咕咚扔在一個坑裡,那些人啊,都是光着屁股,面黃肌瘦,皮包骨頭。到夏天,臉腫老高,瞪着兩隻大眼,渾身是血、是傷、是糞,有的從車上一搬,就爛成截了,後來沒地方埋了,就把原來埋的地方再刨個坑埋進去。我們看墳兩年多,估摸着最少埋了兩萬人吧。」

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何天義說,最多的一天死了290人,2年就兩萬人,6年底到底死了多少人?日軍投降時,雖然銷毀了資料,但是人證是殺不完的。

「鬼子稍不順 棒鞭槍虐殺」

石家莊集中營萬人坑遺址中發現的部分遇難者遺骨。何天義 提供